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
不 下 帶 編
巾 箱 說

〔清〕金 埴撰

王昶華點校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·5⁵/₈ 印張·98 千字

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16,200 冊

統一書號：11018·1023 定價：0.54 元

目錄

不下帶編

卷一 雜綴兼詩話	一
卷二 雜綴兼詩話	三
卷三 雜綴兼詩話	四
卷四 雜綴兼詩話	六
卷五 雜綴兼詩話	八
卷六 雜綴兼詩話	一〇
卷七 雜綴兼詩話	一二
巾箱說卷	一三

不下帶編卷一 雜綴兼詩話

山陰壑門 金埴

小鄉原字苑蓀

繆繆子述次

長安衢道，紫陌雲停，丹樓霞起。凡還全旋。朝述職，奉使去榮趨，百官散從去羽儀，以逮腰纏輦負，列肆鋪場，無弗燦若畫圖，望成機錦，分明一條輦繡天街，長慶太平之有象。有繪爲輦繡天街圖者，應平居燕京十景圖之首，垂億萬年，以崇大清萬國之仰瞻。

古人讀書，以識字分句讀音豆爲第一義。按唐人資暇錄云：「學識何如觀點書。」點書之難，不惟句度、音豆，與讀音義同。義理，兼在知字之正音、借音，若某字以朱發平聲，卽爲某字，發上上聲，變爲某字，去、入又變爲某字，知合發不合發爲難，不可枚舉之。埴于四子書，向多茫昧讀過，齒及逾立，方稍稍解之。凡朱發四聲及點分句讀處，就童子初學而言，凡經書語絕處，謂之句，則點于字之偏旁，語將絕未絕而點分之，以便誦咏，謂之讀，又謂之頓，則點于字之中間。按讀，又謂之頓，頓者，言小住也。或與學者不同，間去採之羣書經前哲鉅人校定者。初學童子，卽宜以是法教平之，俾上口無訛，人目罕舛，則幼學有基。從斯進詣，終身受用矣。顧埴支綴餘生，患於訛鈍，字義書旨，終于寡究，尠通。比之村教督誨蒙伎倆，貽誚高明。且此記彼忘，掛一漏萬，惟祈博雅君子，下教是正，則幸甚幸甚。

西漢諸儒，惟揚子雲獨稱識字。韓退之云：「凡爲文者，須畧識字。」則識字豈易乎哉。晁景遷晚年日課識十五字，楊誠齋無事好看韻書，朱考亭言字書音韻乃經中一事，洪皓言金制策論試士，首重書法，士作字偏旁點畫誤者，必坐以雜犯。學人愛搜閒書，不若究心說文之學。

古辭「小麥青青讀大麥枯句，誰與穫者讀婦與姑句，丈夫何在讀西擊胡句」。如此誦之，則其每句中含問答之意始出。誰謂讀書分句讀可忽耶！

聖祖仁皇帝將五幸杭州，康熙四十六年丁亥。有司增飾西湖諸景，中一二景亭頗事華豔。有天台山人周復菴渙山，年一百六矣，投詩有司而揭于放鶴亭壁，云：「金裝玉裹梅邊鶴，翠繞珠圍柳浪鶯。濃抹可宜西子污，碧流也去識長上官清。」蓋諷之也。上官過平景亭，訝有司增飾，見詩，大責之曰：「爾見皇上命名山房耶！御題行宮曰『西湖山房』。聖意本欲敦素崇朴，以惜民力耳，何事華豔爲？」命撤去上之。駕至，果稱去旨。

儀封張清恪公孝先伯行，貞操去亮節，字內首推。其撫吳也，使去院蕭然，卽一几一榻，禁向民間借辦。雖屢乏所需，而安之若素。幕僚僅一人代毫者，其所凭去胡牀，賓衆則他徙，或竟日兀立爲苦。一日，其人留詩爲別而去，云：「一架繩牀供衆同，坐虛使院仰去清風。獨慚三十無能立，難向程門度雪中。」公見詩大驚，亟遣追還，不及。至今每想高風，彌增景企。公之清德，可謂不衰。此甬上仇少宰滄柱、兆鼇爲予言之。

孫太常莪山勲，寄趙官坊秋谷執信信，讀伸。詩云：「可憐一曲長生殿，斷送官坊到白頭。」長生殿者，埴友錢塘洪君昉思昇所譜樂府也。康熙戊辰，二十七年。昉思挾以遊都，首賞之者東海徐尚書乾學也。則命勾欄上部精習之，朝彥羣公，釀金演觀。會國服未闕，嫉者借以搆難去，翰部名流有罷官者，官坊與去焉。官坊年十七，聯飛入翰苑，蚤播時名，而坐去是廢閒以老。著談龍錄。稱詩，海內推爲宗匠。

人解「風流」二字爲「輕俊」者，然埴按後漢書列傳去載諸高士者曰：「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義，候時而處上，豈其枯槁尚而已哉！蓋能審己以成其道焉。故列其風流，區而載之。」注言：「潔清之風，若有條流也。」謝安繫蒼生之望，王儉乃云：「江左風流宰相去。」則豈特輕俊而已，蓋有潔清之義焉。埴賦一絕云：「風流本與潔清侔，厥義如何沒却休？誰謂風流但輕俊，競將輕俊目風流。」按庾子山爲趙廣墓誌。云：「翩翩書記，則阮瑀、陳琳；荏荏風流，則王濛、謝朓。」此後人稱「王、謝風流」所本。又按，劉良文選注：「風流子，言其風美之聲，流子天下也。」

治、熙間，王大同太司寇阮亭士禎，司李揚州，與宋太宰漫堂犖，通判黃州同時，兩公並妙年才俊。迨王晉位尚平書，而宋開府江南，則年並垂老。王有詩寄宋云：「尚書北闕霜侵鬢，開府江南雪滿頭。誰識朱顏兩年少，王揚州與宋黃州。」兩公之風采如覩已。

埴從去祖廉使去公長真鎮，由孝廉康熙癸丑守去揚州，時司李王公阮亭方遷官，而公至乃大

修平山堂，張去淮南詩醺，六七年不怠。南北名士投贊者，多被延接，罔弗各如所欲。府庭剏餐勝樓以居名勝，延鄧君孝威、漢儀，選國朝詩觀于其中。他如杜君于皇濬、紀君伯紫□□、毛君西河奇齡、陳君其年、維崧輩，皆與公留連酬倡者也。羣公投詩盈軸，幼記其年先生二絕云：「管領揚州宗妙才，山堂詩醺盡子忍切，津上聲。長開。何期劉尹風流匹，剛趁王濛遷後來。」徐廣晉記凡稱風流者，皆舉王、劉爲宗焉，謂濛與悛也。「孝廉船集廣陵津，無數張憑太守去賓。君縱稱金劉尹播，真長異代又長真。」寒家系本劉，王莽時去卯、刀，稱金，至今姓未復。皆紀實也。蓋公字長真，其聲望大有劉尹之風，時人以輩劉真長。迄今將六十年，邇上名流，猶能嘖嘖稱之。

近有長洲某翁，其子怠于奉養去，因題壁云：「人生七十強上支持，簾捲西風燭半枝。傳語兒孫好看平待，眼前光景不多時。」其子大懼，請滌去上，于是奉養有加。夫其子見詩能懼而加養，猶未盡喪去其天良。彼惡子逆孫，喪心棄養，任其父祖之風燭鑠滅而弗顧者，真犬彘不食其肉也。

杭州王丈丹麓暉，名宿也。一日晨興，平過平予，出其一箋，咸乞詩于名達，九老鉅公，珠璣錯落，重其腕跡，年無古稀下者。授予，命代致之蔣樂岳清曠生，墮同名。滿其一角，爲「十老扇」。而蔣老狂醉墨，頗類鴉塗，以返之。丈驚，見之懊惋，謂予曰：「此吾積愆二十年所珍，均故筆也，每一披展，其人如面，而一角被污，惜非全璧矣！」予曰：「不記君家軼事耶？蓋有與義、獻相關涉而

未免殺風景者二：逸少爲門生書几，父不知而削之；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。併此則三殺風景矣。時吳子寶，崑陳字。繼至，聞予言大噓，因賦二絕以慰丈云：「阿父罔知書几削，門生直作種蠶銷。殺將風景非君獨，把扇從過平題扇橋。」橋乃右軍名跡，王將遊越，故有是句。「扇頭十老寫珠璣，漢書注：屏面即便面，蓋扇之類也。一老污妨九老題。君但清風盈手握，等閑缺憾那能齊？」丈返瞋大慰，收簪袖珍而別。其所著行世諸書，有今世說一種，惜少載此段。

蘇州開府旌門東西綽楔，曰「澄清海甸」，曰「保障東南」。宋太宰漫堂舉撫吳時，修蘇子美滄浪亭，又剏才子亭于唐伯虎墓次。中吳士大夫謂公點綴滄浪，留連才子，爲中丞韵事。乃有各增三字于綽楔云：「澄清海甸滄浪水，保障東南才子亭。」則美而刺矣。

一甲科問于蓮池師曰：「世間何等人最爲造孽？」師曰：「公輩七篇頭，老先生爲最。」其人愕然曰：「自揣生平，未必至此。」師喝曰：「誰說？汝自做來！」乃示一偈云：「公卿多出七篇頭，孽重難推通回切。不自由。倚勢作威都坐汝，上天降罰更誰尤？」嗟乎！昔如裴晉公之人品，而郡牧猶有奪人妻以奉之者，況他人耶？一分權勢，一分造孽，非必自造也，代之者衆矣！蓮師棒喝，當路者可不時時警察乎！

王充云：「士貴故孤興，物貴故獨產。」甚矣孤興、獨產之不易也。近有一宦家子，每自矜其門第才華，見有細族單門崛起藝苑者，語輒輕音慶，下同。左傳輕字多讀去聲。之。予規之曰：「如某某者，

吾儕當更獎重，而君反輕之，何耶？蓋彼之先世必有過人之懿行，不知幾經積愆累上而始餘此一人。此一人生于寒陋，絕罕見聞，而能蚤自奮振，卓然拔萃，亦不知幾經確鍊，幾經苦屈，而始成此一人。若世家子則不然，詩書之氣，熏于系種，甲科之升，緣于代有。阿大中郎，稍露頭角，人便獎成，驟致名譽而躡青雲。以故，此之得名，視彼較易；彼之得名，視此較難。如某某者，所謂孤興、獨產，當更重之，而反輕之耶！按南史，朱異傲毀去朝賢，謂人曰：『我寒士也。』遭逢以至今日，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，下去之則爲蔑尤甚，我是以先去之。『今吾儕若矜門第，則恃枯骨耳。設有如異者，恐去爲去所蔑，而先以蔑之，將奈彼何？君可不知戒乎？』自是其人知過而改之。

唐李揆，門戶第一，文章第一，官職第一。杜公見之，言及頭頭第一之說，揆曰：『若道去門戶，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；文學則道尚未聞；官職，遭遇耳。今形骸凋瘵，一切砌爲空，何第一之有？』蓋頭頭第一，人豔之則熾炭，揆言之則寒冰，而猶飲然于未聞道耶！後世稱譽平人曰：『君頭頭第一』本此。

湖上宣公祠，向有面湖酒樓一帶，公後裔徵其租以炷香，餘資供飲，以祠產也。三十載前有平湖陸某主之，因自號曰『陸酒樓』，以表陸氏之酒樓也。一日拉予登樓飲，壁有予舊題句云：『酒樓本是湖山客，却爲湖山作佐主人。』與陸情事適合，亦一小佳話也。

今海寧相君陳公乾齋元龍，其封翁某，性孝□仁惠人也。有傳其炎夜撻婢驅蟲之事，太夫

人晨興平詢故，翁對曰：「幃漏一蟲，卧不獲安耳。」太夫人怒曰：「汝紗幘湘簾，足度炎宵，區區一蟲，輒能爲苦，於婢奚尤？」敲撲之聲，忽觸吾夢。吾海寧城鄉鄙屋，此時乏幃者夥矣，萬蟲嚼膚，徹曉張去睫，不知其家有婢可撻耶？無婢可撻耶？」翁惶謝「唯唯」，卽命典司質至庫者榜于門曰：「凡有以幃爲質，自半銖至三銖者，悉免子本錢，還其幃。」翁復命于太夫人，太夫人大喜。迨雪天寒冽，翁并命出昌瑞反絮布衾襖之類，若還幃之法還之。又復命于太夫人，太夫人益大喜，曰：「汝能若是，則黨里亦濡小惠，足銷撻婢一過矣！」

相君乾齋公巡撫粵西時，輸俸置海寧腴田千畝于學宮，以廣去學田，請泮水先生主之。每歲租時，分給于邑士之窮乏者，以資其膏火，士咸德之。善苗有根，公之世德所從來者遠矣。

賈黯廷試第一，往謝杜祁公，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。黯退謂公門下士曰：「黯以鄙文冠去天下謝公，而問及生事，豈以黯爲不足魁乎？」公聞而言曰：「凡人無生事，雖爲顯官，不能無俯仰依違。今賈君名在第一，則其學問，不問可知；其爲顯官，又不問可知。衍獨慮其生事不足，或致俯仰依違而道不得行也。何怪焉？」埴謂今之艸茆一第，寒俊初官，孰不欲行其道，而甘俯仰依違者？奈生事迫之，以致終乖其志。祁公之言，近情切理，然不可以概賢者也。

趙忠定初冠多士，趙彥端語去之曰：「謹勿以一魁先置胸中。」李西涯相君送陸進士文明第後歸省詩：「眼見官袍換綵衣，偶然文字託光輝。宵辭宮漏銅龍靜，曉散朝行玉鷺稀。千里馳驅

才始見，賢遍切。一生溫飽志全非。定須不學長安孟，祇向春風得意歸。」曩埴遊鄆，仇少宰滄柱兆鰲，偕過陸丈鈔俟盞飲，見堂懸西涯是詩，進士爲其先世，因共嘆前哲贈詩多勉規。近如寒邨鄭太史梁，康熙初膺鄉薦，陳太史介眉錫嘏尚諸生，寄詩云：「偶然一舉尋常事，只作浮雲過眼前。後陳乙卯掄元。」凡此皆以胸中勿置一魁相期者也。

寒村鄭太史，爲一時西清之冠。其稱詩也，一空前論，戒拾人牙慧，謂須自我作古。有寒村集行世，首揭一絕云：「忘去記商周三百篇，宋唐晉魏復誰先？老來只發隨時興，譬若生當遼古前。」可以明其志矣。出守去高涼，介不妄取。珍一石，人形者，呼去爲「石叟」以自況。後患半風，歸建石叟居，日夕相對。嘗曰：「吾加有風疾，劣劣不能佳。二句王無功語。起居惟叟作緣而已。」自號「半人」，又曰「鄭風」，曰「風人」。夫先生，風人也歟哉？先生乃風人也。

今士林所稱四明四子者，李東門、鄭南谿、萬西郭、承勳、謝北溟緒章。人文並超于時，皆予契好，而于南谿分尤深。南谿自稱「五岳游人」，有紀遊集行世。平生不妄挾一刺，斷竹長八寸，廣二寸，上鐫「五岳游人」四字，有欲通者投之。埴贈一聯云：「半風長挹餘風在，南谿卽寒村太史嗣君。五岳還留一岳思。」蓋南谿恃南岳未游，嘗謂予曰：「吾不盡遊者，留此一岳付之餘生夢想耳。」夫人生嘗興愜情之事，夢想于未當境之前，則愈生意味。既當境矣，亦何事云當留，餘以付之夢想乎？南谿進乎道矣。

昔殷臻每造袁粲、褚淵之席，輒清言畢景；張憑、王濛在劉惔所，清言彌日，留宿至旦。此見古人談宴之娛，恒留連不倦。卅音撒，古三十字，非俗字也。載前，吳門此風，以竹垞、秋谷二太史先後遊踐之久，向盛好客。家遇佳客詣門，必延入齋中，談霏玉屑，多及宵深，或至歎洽累上日，無有以杯茗匆匆取別者。若客非佳，則一接杯茗而已。供餽僅私有口號平，分客二種，曰暖席客，曰冷席客。暖席客者，久坐相暖熱者也；冷席客者，少坐相冷淡者也。今則談筵之設，雖吳門盛地，亦就衰歇，暖客且爲冷客矣。甚有扃戶以拒者。噫！初不意世風之變至此。有題詩以慨之云：「談筵今亦罷蘇州，暖客常稀冷客稠。茗進一杯旋取別，不知若箇晉風流。」斯固風會之盛衰，亦徵吾道之益窮矣。

廣陵鄭進士元勳超宗，鹵賈之巨豪也。明末時，其家園亭開黃色巨朵芍藥花百餘，集南北名流，品花賦詩，幣請錢宗伯牧齋謙益主壇甲乙，首選者侯公子朝宗方域作也。超宗則又揮千金爲公子壽。千秋盛事，獨擅淮南，迄今士林豔之。

寶應王殿頭方若式丹，未第時賦芍藥云：「開時不用嫌君晚，君在青雲最上頭。」人呼爲「王芍藥」，遂成大魁之識。

今桐城張相君衡臣廷玉，其先相君□□、英，未第時詠梅花云：「嘉名他日傳調鼎，記取蟠根在艸茅。」不虛所言，絕類沂公之作。

埴兩爲淳贅于杭，與洪君昉思昇遊踪最密，乃忘年交也。嘗爲予曰：「幼初爲詩，有『雪輕梅綻蚤，天遠鶴歸遲』句。吾微名頗蚤，而凋謝或遲。中年遘家難去出奔，所至顛躓，有咏燕云：『銜泥勞遠出，覓食耐卑飛。繡幕終多患，□堂詎可依？』自謂此中有一洪昉思在焉，呼去之欲出。」每夕陽棲堞，秋露凝臯，翠雨輕飛，春泥軟步，偕予散誕于東園郊郭間。游魚水曲，欲去還留，啼鳥花間，將行復扶又切。竚。昉思輒誦「明朝未必春風住，且爲梨花立少時」之句，遽成詩識，不堪追憶耳。

甲申春杪，昉思應雲間提帥張侯雲翼之聘，依依別予去。侯延爲上客，開長筵，盛集文賓將士，觀昉思所譜長生殿戲劇以爲娛。時織部曹公子清寅聞而豔之，亦卽迎致白門，南北名流悉預，爲大勝會。公置劇本于昉思席，又自置一本于席，每優人扮演一折，公與昉思讐對其本，以合節奏，音湊。凡三晝夜纔畢。兩公並極盡其興賞之豪，互相引重，致厚幣贖其行，長安傳爲盛事。迨返權過烏戍，昉思遽醉而失足，爲汨羅之投。士林競爲詩文以哀輓之，漁洋山人云：「昉思遭天倫之變，怫鬱坎壈纏其身，終從三閭于汨羅，僅以詞曲傳耳，悲夫！」埴製昉思哀詞，其序一聯云：「陸海潘江，落文星于水府；風魂雪魄，赴曲宴于晶宮。」西河、竹垞二太史極推可之。

吳寶崕陳琰舟過烏戍吊昉思詩：「烟水依然拍野塘，飢驅客死倍堪傷。烏程酒釀漏將促，白舫燈昏風故狂。昉思赴席歸舟，風發燭滅，遂不可救。失足久無人濟溺，招魂賸有鬼還鄉。江南兒女應傳

語，分取釵鈿吊七郎。」防思題唐六如墓：「不知他日西陵路，誰吊春風柳七郎？」蓋自況也。

江寧織造曹公子清有句云：「賺得紅蕤剛半熟，不知殘夢在揚州。」自謂平生稱意之句。是歲兼巡淮甌，遂逝于淮南使去院，則詩識也。公素耽吟，擅才藝，內廷御籍多命其董督，雕鏤之精，勝于宋版。今海內稱「康版書」者，自曹始也。

予過在平，訪吳明府寶嵯陳琰，適孫太常莪山勸以札抵寶嵯云：「勸于時文一道，稍知點次。若詩古文述，實有未能，不敢妄語以欺知己。」埴謂寶嵯曰：「以子未先生滿腔子實學，尚如此虛心，可知詩古文述，老而愈識其難，而時彥遽謂爲能耶！」寶嵯以爲知言。

丁酉夏，寶嵯歿予署齋最久。適有風流疑案，寶嵯不能理，予戲爲一絕云：「陽臺神女可荒唐，一事傳訛兩楚王。終竟不知誰奪得，千秋疑案首懷襄。」夫人世傳訛之事，獨神女人夢耶！又如古今豔稱所謂楚王愛細腰者，墨子以爲楚靈王，韓非子以爲楚莊王，何千秋兩疑案偏在于楚之四王，而風流楚王之多耶！寶嵯撫掌大噱，謂予語創出古今騷人所不能道，強予連舉數觥以酬之。

一朝士還鄉，意氣盛滿，賓至則鼓吹去喧闐。里中有執友來謁，朝士曰：「翁素好誦詩，近誦得何詩？」友曰：「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，甚有味。」乃朗吟曰：「圭齋原是舊圭齋，不帶些兒官樣回。若使他人居二品，門前鼓吹鬧如雷。」朝士聞吟而默。明日賓至，門庭寂然。夫友固善

規，此朝上一聞友言而卽屏上去鼓吹，正是加人一等矣！

今聖天子繼世，特于雍正元年開癸卯恩科，連舉鄉、會、殿三試；一在四月，一在九月，一在十月。武場一在六月，一在十一月，一在十二月。壇恭頌二首：「聖人御極建科場，首夏弘開久運長。天下解頭齊蚤發，櫻桃先染桂枝香。」併將三試一年中，不與常科限制同。十月上林春色蚤，狀頭先去插杏花紅。」此紀實也。蓋元年中式者，則稱癸卯恩科舉人、進士。二年甲辰移會試于八月，先去于二月補行癸卯鄉試，中式者則稱癸卯正科舉人以別必列反之，載于科場條例，永爲本朝盛典。

士纔一第，則爲去國爲民爲君爲親一切砌難了之事，重繫于身。斯時鄉人爭相矜耀，濟濟擁觀，而不知此正有志之士初肩重大之時。惟慮種種之不得了于其身，以滋危懼，而敢以一第爲榮耶！明有蜀士某，榜下一絕云：「龍泉菴裏苦書生，偶占去三巴第一名。身上許多難了事，鄉人何用太相矜？」後其人忠規孝節，事事爲世所欽。臨歿曰：「吾得粗酬身事了矣！」

法昭禪師一偈云：「同氣連枝各自榮，些些言語莫傷情。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爲弟兄？」詞意藹然，誦之啓人友于之愛。大抵家庭之間，往往以些些言語，輒致手足情傷。而言語之生，多由枕畔，以其易人而難解也。若能時誦此偈，則枕言亦易解已。

江洲某，父遺綾錦十篋，盡匿之，逐弟於外。一日，紫姑仙降乩云：「何處西風捲夜霜，雁行

中斷各悲傷。吳綾蜀錦成私篋，那及姜家布被香。」因惶恐，急召弟還中分之。一念有欺，神卽盟之，可不戒哉！

曩遊金陵，叔郎中西山敬致偕同燕山陳健夫于王訪楚友陶甄夫竊於桃葉渡，遂與訂交。共賞甄夫行路難二句：「文章愈工毒愈深，請君記取西子事吳心。」此語大堪尋味。

張東海有感詩云：「父兄勞於官，子弟逸於家。一逸已過分，況乃事奢華。軒軒傲閭里，僕僕趨官衙。不知禍所倚，方謂勢可誇。勢亦有時盡，禍成□無涯。不如慎德案，庶幾乎永無譴。」蓋第家子弟，多壞於奢逸，務俾其知勞□，則讀書進德，足以守身保家，不貽父兄之憂。埴見太司空子貞徐公元正，示子通守去商農志萃一聯云：「敝菜須知儒者事，守身庶慰老人心。」退而誌其語。

越上自王右軍遺愛，人家沿門渌水，戶戶畜鷺。紅掌翻波，雪翎浮沼，優游來去於鏡光之中，洵可愛也。奈何畜未數旬，遽遭一割！凡饗神觴客，慶祭喪婚，以及節歲禮餽，在在必設之。神謂之鷺檠，客謂之鷺酒。又納采曰喜鷺，上墳曰墳鷺，慶歲曰年鷺，祀田曰田鷺之類。蓋至今獨越風盛行，而他處弗尚也。今蘇、松、嘉、湖，及大江南北諸區，皆罕用鷺。埴作鏡中權歌，有二章賦及之，云：「說與鷺休怨右軍，享筵祭餽用紛紛。祇緣鷓鴣山陰道，應接難辭不暇君。」要作佐王家墨妙徒，如何鷺把右軍呼？宋人詩指鷺曰：「水底右軍正熟眠。」又曰：「湯燭右軍。」今杭俗餽生鷺，其餽自作文語曰「義愛」，獲罪先

賢，不可爲訓。不知修項觀轉徙，動腕臨池法得無？驚善轉徙其項，右軍法以動腕。又咏右軍愛驚：三言四章，章四句。「驚項舒，筆妙徐。驚項轉，筆妙展。」驚項鳴，筆妙驚。驚項曲，筆妙獨。「驚掌遊，墨韻流。驚掌步，墨韻度。」驚掌眠，墨韻妍。驚掌立，墨韻逸。

里有董、張二君，一以書，一以繪，名於時，而居相比隣。某以驚酒餉里人，獨不及二君，而乞書乞繪不已。或題詩於兩家之壁云：「繪壁沙門百甕酒，會覺上人以酒百甕乞吳道子畫菩薩寺壁。寫經道士一籠驚。無驚無酒求書畫，徒惹沙門道士訶。」某見之大慚，遂不再乞。嗣後有不持潤毫代驚酒而瀆求書畫文咏者，人輒誦此詩以爲笑枋。

江都汪主事蛟門懋麟嘗言：「家鮮上詩書之氣，門無貧賤之交，其累上世富厚，宜矣！」堦謂：詩書之氣，家之瑞也；貧賤之交，門之光也。而既鮮且無，其能免於人之譏乎？昔人又言：「富貴毋令人笑我肉食，貧賤毋令平人薄我無聞，祇有文章一道，窮達不可廢者。」皆名言也。

安徽方伯張公聖佐於嚴冬製絮襖萬襲，親給於凍者。堦適在白門，因作萬襲官襖歌八首，有「今年冷不到江南」之句。公見之極賞，遍索色賡和者。

文長徐先生故居在越之觀仁里。俗名觀巷。與堦廬一街，向有巨本古青藤，蒼鬱蔽天，幼及見之，今亡矣。咫尺爲大乘平菴，今菴壁尚存先生詩墨曰：「童時畫壁成泥，圓澤投胎錦水西。一夢忽穿三十載，竹梢寒雨覆窗低。」予既所居匪舊，閱卅載重過平其地，覽先生題壁有感，

次本韵得詩二章：「青藤萎後落紅泥，卅載重平過舊宅西。惆悵南州殘墨在，佛龕空掩斷垣低。」
「向堂前舊燕泥，臨風懷舊寺橋西。」作「觀橋西」。觀，去聲。昔賢故里先曾宅，銀杏秋黃夕照低。」
崇禎癸酉，先曾王父太常府君卓碑於菴門曰：「徐文長先生故里。」

吾鄉正義王先生毓著，鄉人私謚曰「正義」。會稽諸生。受業於同里都御史劉公念臺宗周。公聞南都不守去，絕食七日。死之前一日，正義上書於公曰：「願先生速自裁，毋爲王炎午所吊。」乃衣去儒巾藍衫，投東城之柳橋下死。先後同死者，潘、周兩先生一名集，一名卞年也。埴晤竹垞朱太史錫鬯於湖上，論及柳橋死節事，太史賦一律云：「中丞弟子舊家風，杖履追隨誓始終。閉戶坐憂天下事，臨危真與古人同。短書燕市投丞相，餘恨平陵哭義公。此地由來多烈士，千秋哀怨浙江東。」正義附劉公傳，已載王公鴻緒明史列傳。埴曾於故書肆中又得查公繼佐爲正義傳一篇，錄之以呈太史。

戴山先生將殉節，其女夫秦祖軾以書慰之。先生報其書，系以詩云：「信國不可爲，偷生豈能久？止水與疊山，只爭死先後。若云袁夏甫，時地皆非偶。得正而斃焉，庶幾全所受。」蓋答其書意也。埴全學餘姚邵君廷采作先生傳，考核最詳。

文可不作有五：不明經則無本；不論史則無用；不能表揚忠孝節義則不足以垂教；不達世故則類迂儒學究而無補於時事；不審進退出處則文與行違，不過盜名而欺世。若是者，雖哀然有